

绘图叙事诗

石牌坊的传说

马萧萧诗并画

宝文堂书店

内 容 提 要

这是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而写成的长篇叙事诗。它以感人的笔触通过一个老石匠的遭遇，歌颂了劳动人民勤劳刚直的品德和精妙的艺术创造才能。同时也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贪婪的本性和毁灭艺术的罪恶。它从民间艺术这个领域里，反映了旧时代文化发展历史的一个侧面。

这首诗在吸取古诗和民歌的营养方面有较好的成就，在叙事和抒情的结合方面也有自己的探索，从而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感染力。

石 牌 坊 的 传 说

宝 文 堂 书 店 出 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92,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4 $\frac{3}{8}$ 插页2

198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

书号8070·171

定价0.80元

新版自序

一场严寒过去，神州大地，春色正好。在灿灿阳光下，这部沉湎了近二十年的《传说》，又能以新的版本呈献给读者。我手捧即将发出重排的稿本和亲手重绘的插图，不禁慨思万千！

这部长诗，本是从童年时代听到的一个传说中，有感于一位辛勤劳动、手艺高强的老石匠的遭遇，而对旧时代民间艺术的发展与斗争进行一些历史的思索；同时，也想根据这样的题材，在长篇叙事诗的艺术手段上进行自己的尝试。多少年来，我像老石匠雕刻牌坊一样，带着旧社会的痛苦，怀着新时代的欣悦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倾注着心血写着它。二十多年前，《石牌坊的传说》初次问世，得到了许多爱护它的同志们的关注和鼓励。我在听取了诸方面的意见之后，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于一九六三年正式出版。不久，它就正像它自身所吟叙的故事命运一样，随着我们民族的命运一同经历了一场惨重的劫难。它的原稿（包括我亲手描绘的插图）和原版纸型都全部被销毁了。在我手头，只有一本因撕去原封面包上别的书皮而保存下来的样本，成为我今天发稿的凭据。在劫后的几年间，不少新老师友都曾关心地问起这部长诗的再版问题，甚至有一位青年工人，从千里之外写信向我借去那本撕掉封面的样书，从头到尾地把全诗抄了下来，这都使我感愧交加！最近宝文堂书店编辑部的同志建议我增绘一些插图，作为“绘图叙事诗”的新版本重新排印出版，使它能够再度与更

广大的读者见面，这种热情的支持与鼓励，使我深为感动！

自从我们的祖先第一次敲击开石头作为工具，劳动开始了，艺术也随之开始了。以后又产生了女娲氏炼石补天、精卫鸟啣石填海等等优美动人的传说。从而使我想到，可不可以用诗的语言这样说：“我们都是石匠的子孙，石匠是一切工艺的祖师。”我是把老石匠和他的艺术放在这样一个世系中来写的。

从原始时代起，一直到现代，手工艺人，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原始时代，他们创造了具有永久魅力的彩陶文化；在奴隶时代，他们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在封建时代，仍然是他们，创造了光彩绚丽的石窟艺术以及殿宇、锦绣、瓷器、雕刻……项目纷繁的艺术群落。）然而，在阶级社会里，手工艺人，除了一双手和随身的劳动工具之外，是一无所有终生都在餐风宿露中的劳动者，他们承受着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与剥削。因而，在旧时代，在民间工艺领域里的斗争是极其残酷而深刻的。在我们的世界上，从最辉煌的王宫寺院、最精巧的金玉珠宝，以至普通的衣食住行中一切器物上的一丝一纹，无不凝结着手工艺人的心思、血汗、眼泪和生命。什么时候艺术才得重新回到劳动者自己手里，让艺术获得真正的解放？千百年来手艺人世代代在想望着、寻求着，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我在动手写这部长诗的时候，是在解放前；解放以后，在新的学习条件下，随着我对社会、历史、艺术的认识不断提高，我也不断加深着对这一故事的挖掘与雕琢。当我写完这部长诗，在尾声中写道：

我望着那昏暗的油灯，

窗外的金鸡已经三唱。

天亮了，旧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已经到来，手艺人的悲苦命运也将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却万万不曾料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石牌坊的传说》这样的历史，竟会又在我们的土地上重演。多少好端端的艺术作品和文化遗产被践踏、被禁锢、被摧残、被玷污，甚至被劫去改换或装璜门面的××牌坊……而那些辛勤劳动、刻苦用功地创造文化艺术财富的工匠们，则一个个横遭打击、诬陷、折磨、残害……更有多少人蒙冤含恨而惨离人世！一个古老的传说，竟然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引起多少人的深思啊！

难忘的一九七六年清明的血泪，十月的鞭炮，驱散了笼罩在我们民族头顶上的妖雾；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终于使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从深重的灾难中得到了重生。多少遭受迫害的文化工匠的冤案得到了昭雪，多少蒙受垢污的文艺作品重见光明，民族的文化艺术迎来了新的春天。当读者们重读这部关于老石匠的古老的传说的时候，将会有新的感受吧！

艺术上的探索是无止境的，这部长诗，作为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一部初作，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和完善的地方还是很多的。本想在初版后再听取更多的意见，继续做些修改；可是经历了十年患难之后，正像从劫后遗灰中发现的一件余物，对之却产生了宁愿保持其原来面貌的特殊感情。因而，在这次重新排印的时候，除了根据新版本的需要，增绘了一些插图、在文字上只随手作了个别的修订之外，不拟再作更大的更改了。好在真金尚且无有足赤，一件习作，就让它带着稚气和缺点而存在吧。作为文化历史长涛巨流中的一粒涓滴，它虽然并不那么圆润晶澈，却也反映着过去历

史的一个侧面；同时竟也投射出当代历史上一段插曲的剪影，由之，它在这个巨流中，也许继续会映发着细微的天光云影吧。

在这部长诗初版的时候，承蒙胡采同志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论作为代序，这是一篇极具灼见的学术论著，虽然对我有不少过誉，却是一部极好的教科书。本想与这部长诗共同编发的；但是根据新版本的要求，这次只好暂不编入，待另有机会争取恢复原来的版本。胡采同志和《延河》编辑部的同志，对我写作上的巨大帮助是我永志不忘的。我还要说明：这部长诗里更多地凝集着我的好友杜鹏程同志的心血，正是由于他的提示、督促和具体帮助，特别是他那在艺术上执着追求，锲而不舍的坚韧精神对我的感染，对我得以完成这样长的一部诗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还有许多同志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与支持。如郭小川同志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使我对诗的后半部的修改，受到很大启发。这些都是令人难忘的！

我在这部长诗的结尾写道：

我不会刻石也不会绣花，

把这首长诗献给天下的石匠！

今天重印这部诗，我将借以对所有遭受老石匠同样命运的文化匠师们表示敬意和怀念！还有，诗中的小羊倌和绣花姑娘，在向你们新的伙伴招手！

马 萧 萧

一九八四年立春

石牌坊的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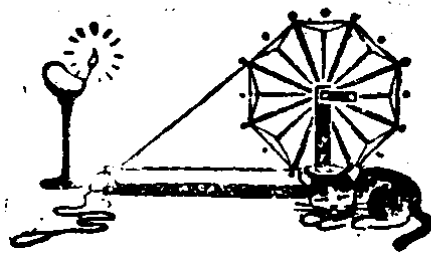
序 曲

“天下无二坊，
除了兖州是树苑乡！
.....
.....”

多少年代了，
这歌儿流传在古老的家乡，
唱出了多少赞叹，
又唱出多少悲伤！

每当冬天的夜晚，
守着昏暗的灯光，
老祖母摇着纺车，
就这样一遍一遍地吟唱！

像一粒冤苦的种子，
落在我幼小的心上，
我苦难的童年虽已过去，
这支歌儿却永远难忘！





—

仙鹤飞在蓝天上，
松柏长在高山上；
有个没名姓的老石匠，
也不知他家乡在哪方。

风吹日晒紫红的脸，
毛蓬蓬的头发赛雪霜，
身干像一棵老松树，
亮炯炯的眼睛似星光。

脚上的布靴层层补，
褪了色的青衫过膝长，
肩上背一个破褡裢，
脱了毛的虎皮卷行装。

褡裢里装着全副家当，
不是银钱也不是衣裳；
十二把锤头分轻重，
大小的刀凿有短长。

褡裢里还装一个石算盘，
满盘的石珠儿刷拉拉转；
二十四个节气刻了一圈，
天上的星宿都刻全。

能当尺子量长短，
能当规矩定方圆，
天干地支测方位，
可从来没算过半文钱！

手里提一个石鸟笼，
画眉鸟儿刻在当中；
搥起翅膀张着嘴，
灵巧的舌头在嘴里动。

老石匠走在村头上，
石头画眉迎风唱；
成群的孩子跟着他，
吵吵闹闹牵衣裳。

褡裢里掏出石玩艺儿，
奇巧古怪千百样：
给你一只小石鸟，
给他一个小石羊；

掏出一个石锁儿，
挂在男孩脖子上；
掏出一枝石头花，
戴在女孩头发上。

走过大街串小巷，
不用呐喊不声张，
谁家若要请石匠，
正巧他就到门上。

只要听听磨子响，
就断定毛病出在啥地方；
闭上眼睛摸一摸，
便说出磨石出在哪山上。

东家请他去锻石磨，
西家请他把石槽装，
前村请他旋碌碡，
后村请他砌井帮。

磨盘上刻的日月星辰昼夜转，
石槽上刻的牛羊骡马六畜旺，
井台上面刻山水，
碌碡上刻的农家四季忙。

凿出的石臼好捣蒜，
镏出的石碾碾米粮，
打出的石条和石板，
修桥铺路平又光。

不论粗活或细工，
刻出的花纹不重样；
不管青石和砂石，
到他的手里就发光。

石头到了他跟前，
再大的块头也减了分量；
石头到了他手上，
就像巧媳妇揉着面一样。

人人都说石匠巧，
不光手巧，还有一副好心肠；
人人都见石匠老，
越是年老，他的心性越好强。





二

出山的泉水流千里，
随风的云彩游天边；
老石匠四方都走遍，
来到俊秀的树苑山。

山里的古树高接天，
密密苍苍枝叶连，
一群山峰像莲花瓣，
半山腰里挂飞泉。

满山遍岭野花开，
万紫千红争鲜艳，
人间的锦绣没它耀眼，
天上的云霞也没它灿烂。

万树丛中有座古庙，
成年累月不见香烟，
没有神像也没碑记，
断墙里破殿三两间。

庙前五棵白果树，
好似五尊老罗汉；
金色的树叶银色的枝干，
火红的凌霄花儿上下缠。

鸟笼挂在大树上，
褡裢放在庙门前。
走过了千山万条水，
树苑的山水他最喜欢。

石画眉成了新来的客，
成群的鸟儿都飞到庙前；
绣眼儿飞来比鸣声脆，
锦鸡儿飞来比羽毛鲜。

百灵叫得多快活，
杜鹃啼得更缠绵！
斑鸠总是火热地呼唤，
黄莺儿唱得像山间的流泉。

小鸽子咕咕地问寒暖，
知更鸟到夜晚来陪伴，
啄木鸟像石匠打鑿子，
梆唧唧的声音满林传。

千百的鸟儿都已寂静，
夜晚的松林响起了涛声，
天空勾画出黑幢幢的山影，
星星在山尖睁开了眼睛。

老石匠望着深黝黝的天空，
万缕心思就在胸膛里涌动，
像连绵的群山起伏不尽，
像悠悠的流水曲折无穷！

从小没见过亲爹娘，
都说是从石缝里养。
背着一副锤和鑿，
走南闯北满风霜！

走过了城，走过了乡，
千山万水道路长。
仿佛生下来就这样流浪，
自己也记不清走过了多少地方。

荒山啊，就是父母，
道路啊，就是家乡！
灶王爷绑在腿肚子上，
双手把石头变成米粮。

光阴随着石屑片片飞，
岁月跟着脚印步步长，
石末儿染白了须眉和头发，
镌痕都刻印在皴皱的脸上！

双手摸过了无数顽石，
一身经受过多少风浪，
摸透了石头的软硬粗细，
尝尽了人情的薄厚暖凉！

风雨雷电都顶在头上，
高山大河都装在胸膛，
这双风火里磨练的老手，
几时才能刻出人间的希望？